



忍淚微笑 迎向陽光

簡士性訪談紀錄

楊淑媛 攝影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，我因遭密報，在家被捕，因「死不認罪」，我受到慘無人道的各種嚴刑逼供，痛不欲生之際，我曾數度萌生求死念頭！是潛藏於心底深處那道「高座三寶」——「高座魂、高座心、高座神」的力量、妻子對我那堅毅的愛，激起我那堅強的求生意志，日漸修復破敗的身、心，五十多年來，我用淚水和微笑，面對命運的安排與抉擇。

蓋大厝 挖到藏寶棺木

早年在桃園市中路地區（現今桃園區永安路、九呖店一帶）的簡家，是地方上的望族。我的阿公有七兄弟，田產有十五甲，阿公的母親（曾祖母）非常嚴格，七個兒子，家中備有六根扁擔、依著順序靠在廳頭的土牆，除了阿公是長子，不需從事農田勞務，只要全權掌管家內的大小事、庫房收支；另外的六個兒子，日頭還沒出來，一大清早就要拿著扁擔下田工作。

每天透早（清晨），曾祖母看到廳頭、還有那根扁擔靠著牆，就知道那個兒子還沒出去農作，立即嚴厲斥責、甚至籐打修理，六個叔公對母親的敬畏，可想而知！早年的田間工作，多半是靠人力，夏天日頭赤炎炎、冬天田水冷吱吱…，透早做到透晚，收入又不豐，我有叔公作田事做到過勞、吐血！阿公的家裡還有土壟間（碾米廠），碾自己種的稻米，也幫外面送來的稻穀，

碾成白米。

另外，家裡又開米店，販賣自家種的白米，做事的人，永遠都有做不完的事。隨著阿公的六個弟弟，陸續成家，增加女人家的意見、雜音；不久，二叔公、三叔公一家相繼搬出去自己住，兄弟就分產，各自耕種，各自生活。

阿公分到部分祖產後，要蓋大厝，工人在挖地基時，竟挖到一副大棺木，整個棺木內攏是龍銀，要好多人合力才搬得動。阿公突發大財，把三合院的大厝蓋得更大、更氣派，大大根的杉木頭、一個人的手臂都圍抱不住。

蓋了大厝，阿公又買了地，總共有六十多甲的田地。可惜，大厝後來被拆掉、被改建大樓，地點就是現在桃園區永安路三〇三巷附近，那一帶的地，原本都是我們簡家的田地。



2015年，簡士性在八德家中接受訪談的神情。（楊淑媛 攝影）

叔叔當家 厚己薄兄

阿公有七兄弟，但自己結婚六、七年，與阿嬤始終沒有一兒半女；為此，倆人相當苦惱。一天，一位算命師經過、看到阿公，告訴他：雖有橫財、但命中無子嗣！阿公聽了相當困擾，請求指點如何解？算命師說：是有解，但得看因緣。

算命師指點阿公，趕快去向人「買」一剛出生男嬰來「招弟」。因此我的父親進入簡家後隔年，阿嬤即生下了叔叔。父親雖是長子，而且只有兩兄弟，但因是「養子」未受家人重視，家裡的農活、勞務全歸他，阿公的「親生子」叔叔則掌理家內的大小帳務。

「養子」、「親生子」同處一屋簷下，父母對待卻大不同。父親從小就沒有穿過鞋，打著赤腳作田事，叔叔則是從小有鞋穿，從不需下田工作。叔叔稱呼我的父親「土牛」、「憨仔」，從不以「大哥」尊稱。分家產時，叔叔全權做主，將較差的地，較為不好耕作的地分給父親，父親從不敢計較、分到十五甲地耕作。

憨厚的父親與母親原育有五個兒子、三個女兒。我的二哥從小就天賦異稟，很會讀書，八歲時到私塾和秀才讀漢文，被秀才視如己出般疼愛；一天在私塾和其他的童伴玩耍被捉弄，竟被嚇破膽，因而沒有了呼吸（過世），秀才摟著二哥嚎啕大哭，

父母親更是傷心不已；自此，我取代二哥，成為我家四兄弟中的老二。

四兄弟中，我從小成績優異，我們住的地方學區分配到的是埔子公學校⁽¹⁾，父親為了讓我有更好的讀書環境，將我的戶口寄放到叔公的家，學區是武陵國校（現今桃園國小）。因為功課、品德表現優異，我的班級導師廖秀年（後來的桃園國校校長）非常疼愛我，讀到六年級快畢業時，校長推荐、老師提拔我唸臺北一中（現今的建國中學），要我回去向大人講。

學校中沒有幾個人被校長推荐去唸臺北一中，我心中很高興，回家告訴父母親，母親聽了很高興，但卻面露難色，因為：給不給讀書，他們無法做主，要問「持家」的叔叔。叔叔聽到此事，大聲怒斥：「囡仔人，家中田地那麼多，不好好作田事，讀什麼書？」

風光赴日 當少年工

叔叔不給我讀書，我只好偷偷去報考臺北第五中學（現今的淡水中學），淡水中學收的全部是日本子弟，考試時間六十分鐘，每個科目我只花三十分鐘、而且是第一個繳交試卷，對於我這位臺灣人子弟，快快作答、快快交卷，監考官看我相當不順眼，總是用斜眼瞧我！

我高分錄取臺北第五中學，報到那天叫到我的「漢名」時，才走到距講臺一半，聽到日本教官用日語、連聲吼罵：「馬鹿野郎（ばかやろう，Baka yarou，日文，笨蛋、混帳）！馬鹿野郎…。」對我沒有改用日本名，卻斗膽報考日本子弟讀的學校，相當生氣；我心生害怕，立即轉身快跑離開分發會場，臺北第五中學沒得讀，才感受到校長早就勸我要改日本名的用心。

叔叔不給讀臺北一中，想讀臺北第五中學，雖考試成績優異，因沒有改日本名讀不成，只好回來再讀武陵高等科（讀完國校六年後、再讀二年）。高等科第二年、快畢業的那年過年，正在招考到日本的少年工⁽²⁾，聽說，只要被錄取的少年工，會有衣、鞋可穿、還有書讀、畢業證書（等於高工學歷）可以拿，以及薪俸可拿…。

我內心自傲的想「你們不讓我讀、我自己去讀」，何況，少年工的條件這麼優厚。日本少年工的報考在當年是「萬中選一」，和我同年去考的有七、八十人，只有錄取十二人。

「少年工要去日本了！」歡送的場面非常風光。桃園郡地方上的郡守、仕紳都出動、市區往火車站的沿途有很多民眾列隊在道路、揮舞著日本國旗、高昂唱著歡送歌（出征兵士を送る歌，歡送出征士兵），萬般不捨的父母，唯恐相送的淚水滴不停，沒有出現在歡送的行列中。



簡士性就讀武陵國民學校高等科二年級時，與日籍橋邊校長、老師合影。（簡士性 提供）



簡士性、簡士鐘（左1、2，要去日本當少年工）、簡士源（要去海南島當日本兵）三位堂兄弟合影。（簡士性 提供，1943年5月攝）



1943年5月，簡士性（前排左2）與要去從軍的堂兄弟合影。（簡士性 提供）

進入高座海軍工廠

赴日的臺灣少年工，從桃園搭乘火車到高雄岡山，那年（一九四三年、昭和十八年）的六月一日，向高雄州岡山第

六十一海軍航空廠報到，隨後即被編入隊，即岡山飛行場新竹飛行分隊深底山寄宿舍伊藤部隊第二中隊，第四小隊，並被命令派為小隊長附（小隊長的隨從）。

六月二日到十八日，是渡航日本的等待期間。六月十九日我們一行人，魚貫步上停泊於高雄軍港的淺間丸⁽³⁾（日美交換船、一萬八千噸）後，等了一晚，翌日早上九點，在劃過天際的銅鑼聲響中，開航了！四天後，我們到達九州的佐世保軍港。停泊一夜、二十五日早上（午前）再開航，二十六日到達吳軍港⁽⁴⁾，短暫停泊後，繼續進航，二十七日到達神戶港，停泊一夜。

二十八日午前十時正，到達神戶港後，海上輸送換為陸上輸送，以電車直接往神奈川空C廠繼續前進、完成渡航日本——到目的地。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五點時分，大家平安到達目的地——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村上草柳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——號稱海軍空C廠。短暫的休息後，即編隊入舍，我被編為第二舍第二〇二寮第十四號室，並受命為室長，那年我十七歲。

我們剛到達目的地，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村上草柳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（後來成為高座海軍工廠），出張所的本廠叫做橫須賀海軍航空技術廠⁽⁵⁾。經過實習工場的現場實習課程的授業，課程又分為兩方面：

一、理論方面：在教室上的課，有棹上的課程，有關各種、各類機械、器具、用具等等的各個名稱、機能、功用、目的、

使用法，使用技巧，製圖的理論、畫法、規定、規準及與圖面看法等等，一套詳盡的解說與實際操作的授業。

二、實務操作方面：在實習工場實際操作的授課，有關各種、各類的機械、器具、工具的正式的使用法，操作法、操作技巧等等，一套詳盡而完整的解說，實際操作授課的老教授，個個都非常的有慈悲心，在堂上每一項目都不厭其煩地反覆說明、解析，讓大家都完全了解為止。

在日本海軍高座工寮汽車旁的來自臺灣桃園少年工。（陳顯宗 提供）



臺灣囡仔 表現優異

講到這裡我的腦海裡，不禁浮現七十多年前，剛踏進實習工場實習作業中，有如撕裂肌膚之疼痛經驗的一則恐怖往事——鑿厚鐵板的正確方法：對著「萬力」（日文，老虎鉗）側面，

離開它約自己肩寬為距，雙腳打開以自己的肩膀寬為度，直立站好，左手如握鑿子一樣握緊鋼鑿置於「萬力」上適當位置，而右手抓緊鐵鎚，抓法要領是鐵鎚木柄的末端，須置於右手掌心中，五指抓緊木柄，但必須注意到的是在作業進行中無論什麼時候，兩手臂都不可彎曲，在繼續動作中仍須保持如此，然後抓緊鐵鎚的右手臂要盡量往右方伸展開來，後以頂強而又有力的速度向鋼鑿頭揮打下去。

這樣的嚴謹訓練，剛開始作業時，常常偏離目標打到食指根頭，立刻腫脹，噴出鮮血，刺心的疼痛，無人可訴，哭又哭不得，想起故鄉的父母姐妹，心中在淌著眼淚。當下的直覺不禁質疑我們這群少年人，為了什麼來到這樣舉目無親的異鄉，受盡如此精神上、肉體上的折磨呢？

然而繼之一想，我們這群來自臺灣島的少年工，有其特有的「共同信念」，那就是為了求學，為了求進步，為了求未來寄望成真、求成功，認定是最後達到成功必經過程，既然如此，還有什麼可悲憤！俗話說：「鐵不打不成鋼」嘛！因此，當我們練熟了工法之後，驚覺發現功能之佳、工作效率之高，動作姿勢之雄偉且優美，是多好看呀！

我們這群在日本少年工的「臺灣囡仔」表現優秀，不到半年，就熟練各項工作，而同樣的工作，日本的囡仔訓練卻要三年。經過一段不算短暫的時間，於棹上課程與現場實際操作的嚴苛

訓練後，大家都差不多熟手了，就開始擬分派各工種的準備，經過一種非常科學化測試，叫做「適性檢定」，以決定各人的工種、工別，檢定結果我被派定為「組立工」（組裝工）。

在橫須賀製造戰機

當分配到工場現場時，我是被派定到本廠，即橫須賀海軍航空技術廠，飛行機部第一工場（組立工場）大久保組，實際從事「銅工站組立工」的工作。這個工場正在量產 Y-20 重轟炸機⁽⁶⁾的末期階段。Y-20 機是一種具有兩部螺旋槳的重轟炸機，非常優秀的機種。其機體內可攜一噸炸彈兩顆，主翼左右兩邊又可各攜帶五百公斤炸彈二個，搭乘員兩名的大型轟炸機。成品都被送到日本茨城縣霞ヶ浦飛行場鵬部隊⁽⁷⁾航空隊編成為作實質的飛行轟炸等訓練。

少年工在日本橫須賀海軍高座宿舍前大合照。
（簡士性 提供）



到本廠工作了約半年後，被派出張（出差）約一個月到上述部隊（鵬部隊）改造、補強自動門扉，當時始知此地亦是豫科練的基地（當時有名的日本海軍飛行機豫科練習生的訓練基地）。

Y-20 機種是為轟炸美國本土而特別開發的機種。當量產結束約半年後，就是一九四四年（昭和十九年）夏季的某日的朝會上，和田操⁽⁸⁾ 廠長（日本海軍中將，是橫須賀海軍航空技術廠的廠長，是日本海軍兵器之研究新開發、範式製作等的頂大型完整的綜括性機構，擁有員工三萬多名，員工出下〔入〕勤門戶有兩出，廠前後各有一大門），以非常嚴肅的面容，出現於朝會的司令臺上。

和田操廠長以悲憤的聲音報告一件天大地大的大事情：我們大家每日都不分晝夜拼命地幹活造就的 Y-20 機群，擬出師轟炸米（美）國本土，打算最後的完好整備與加添油料，而降落南洋某基地的中繼島，當機群正著陸妥當，即猛不防，受到美軍艦載機的圍剿，被轟炸到體無完膚，全機群覆沒…。廠長還沒完成的報告聲音，頃刻間已被員工的啜泣聲所打斷，大家都覺得悔恨至極，並且流著洪流決堤似的眼淚。

此情此景，真是難過極了！也是我這輩子無法抹去的鮮明記憶。而此事件正是原爆⁽⁹⁾（美軍於日本廣島、長崎投擲原子彈）的一年多前所發生的。現今回想，假定此中繼站（南洋某基地

島)的行事能夠完好無事進行完結，實行襲擊美國本土的任務定能完成，然後發揮先發制人的作用效果，是否因此改變大東亞戰爭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局呢？！

來自臺灣桃園的高
座少年工合影。
(簡士性 提供)



京都遊 遇空襲

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六日到六月十七日，這期間我被派遣到民間公司，即日本兵庫縣武庫郡鳴尾村山開七番地的「川西航空機株式會社鳴尾製作所檢查部」，我被派到飛行機的細密檢查，當檢查員。

這個工作是從成品機要送出廠前的細密總檢查工作，我的底下有七位日本高女畢業的年輕女孩（稱之為挺身隊）做為助

理人員。當時派遣統率官是西尾海軍中尉。這個職務的責任很重，我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，使我常常失眠，體重一直下降，體力亦一日較一日差勁下去，經過一段不算短時間的煎熬，與盡其全力的探研後，終於體悟出一套堪稱完美的檢查技術與實務技巧，自此工作隨即轉為輕鬆、精神愉快，讓我工作飛躍的進步。

翌年中的某日，我與另兩位同學共同往京都市觀光遊玩時，走到市中心唯一大長橋的中段時，突然空襲警報急促地響著，在慌張中，腦裡尚未反應過來即已可聞機群的轟隆聲，這時，在橋上的人群宛如被使喚一樣，立刻動作起來，好似很熟練似的以兩手各食、中指共同壓住左右各眼球，以各手拇指壓住左右耳孔、嘴巴微微自然的打開著，以迅速的動作，就地伏倒…。我與同行的友伴尚未伏妥，即四處傳出恐怖、悲淒的聲響——爆裂、燃燒、倒塌、哀號的混雜聲，是我有生以來，頭一次親自目睹、親耳聽到，如此恐慌又悲慘的景況，經過一段不算短暫的時間後，一切歸於寂靜，猛然清醒過來似的領悟到，我沒被炸死，真要慶幸，謝天謝地、謝我祖先的保佑，抬頭一望，全是煙霧瀰漫著，到處都是火球的天空。

大家一時茫然不知所措，匆匆結束京都遊，趕緊回到工廠，廠內很寧靜無什麼異樣，一切都很平順地進行著日常的工作。豈料，翌年六月十五日川西航空機株式會社鳴尾製作所最大

的空難日，受到聯合軍的大舉襲擊，轟炸夷為平地，工廠、宿舍完全成為一片廢墟，廠方迅速處理，雖沒有人員死傷，但幾萬人賴以生產的廠房，住宿的宿舍都付之一炬，完全夷為平地。

日本戰敗 理想幻滅

三天後的六月十八日，所有高座派遣工一起回歸神奈川縣的高座本廠。我被立即分配到高座海軍工廠飛行機部第六工場檢查係，係長（科長）是原海軍中尉，我負責作業部分是總檢查，和在川西航空機株式會社工廠時同樣職務。

日子一日一日平順的過去，大家拼命努力製作的雷電戰鬥機，也一機一機的被總檢及格，被送出廠交機的慶賀號角，仍舊依規定吹響著，孰料某日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）的近午時分，廠內擴聲器很不平凡的、突然急促地響起——請大家注意——！今天中午十二時有「玉音」⁽¹⁰⁾放送。

隨即上司命令下達，大家立刻提前收工，做好各自瑣事，並整理各自儀容後（於正午十二點十分前）於司令臺前各單位整好隊伍，等候聆聽「玉音」放送。時間一到…，宣布帝國政府接受：美、英、支（支那，中國）、蘇四國共同宣言…，初聞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剎那間，內心突受強大打擊，眼前一片茫然！

心想，我們這群少年工，挺著胸膛、離開萬里之遠的故鄉，

來到舉目無親的異鄉，受盡身心的煎熬，過著難以忍受的折磨，但仍然奮勇向前，原希望能風光返鄉，如今一切的努力、奮鬥，瞬間化為泡影！

午後工廠提前結束，所有日人員工各自奔回故鄉，只剩下我們這些臺灣少年工，如同被拋棄的孤兒一樣，在悲憤恐慌中煎熬，好在小部分較年長且中學畢業的少年工，各自挺身而出，組織臨時臺灣少年工處理中心，確保交涉臺灣少年工應有的權益，始能得平安、順利地歸鄉。

請好友牽線 娶他妹妹做牽手

日本戰敗，改變我的命運，但我萬萬沒想到，回到臺灣後，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，卻讓我面臨一生中的恐怖厄運！

一九四六年，我回到臺灣、但年已十九歲，想要報考臺北工業學校⁽¹¹⁾，因年齡超過，不符規定，我的姐姐獲悉，熱心安排我考入臺北市開南商工⁽¹²⁾機械科高級部就讀。進入開南就讀一年級要升二年級時，有一天，一位到日本東京讀書回桃園的人士，轉交給我一個包裹，那是我在日本期間認識、相戀八個多月的日本女友，轉輾託他送來的。

我打開包裹看到裡面有一封信、一個枕頭。白色棉布做的枕頭，一半有繡花、一半卻全是素白，我內心清楚的知道，這是

當初和日本女友的約定，是分手的表示。用情至深的我，受到失戀打擊，我吃不下、睡不著，陣日恍神，自此成績一落千丈！老師相當憂心，親自來拜訪我的父親，父親帶我去看醫生，雖有用藥，病況始終未見起色！

一日，經人介紹桃園鎮大廟旁（景福宮）有一家中醫看診，診所的中醫師、兒子赴日本帝大讀醫，認識日本籍媳婦，兩人結婚並生了兩個女兒，戰爭期間被日本徵去當兵，遭美軍轟炸死亡，戰敗後，日籍讀藥理的妻子並未返日，留在臺灣桃園協助公公的中醫診所、為人看診。

這位日籍婦人看到精神恍惚、失魂的我，引導我講出內心的苦悶、開導我，突然有了頓悟，那天回到家，原本吃不下的我，當晚吃了三碗飯，身心日漸復原。有一天，去找一同去日本當少年工、住在我家附近的好朋友楊建波，正好有人來向他的大妹說親。

由於，我去開南讀書，搭火車的路上，不時遇到要去桃園後火車站、信東藥廠上班的楊建波大妹楊蘭（原名楊阿蘭、後冠夫姓而改名）。楊蘭皮膚白皙、又美麗，我對她本來就很有好感，因此大膽向楊建波提出：「把你妹妹嫁給我做牽手。」楊建波與我友情深厚，相當贊成並立即向其母親請求，獲口頭應允。

風光娶楊蘭為妻

我的娶妻過程有個小插曲，楊蘭的母親經次子楊建波請求、口頭答應要將女兒許配給我，但並未放在心上；有一天，楊蘭當警察的大哥的一位王姓同事來家裡，看上了年輕貌美的楊蘭，很快就託人來說親，楊蘭的母親忘了對次子的承諾，同意把女兒嫁給對方，對方送來聘禮和大餅準備「下訂」。

由於過去的民間有一種習俗，女兒被「下訂」後的三天內，家中必須平平安安，如未通過這三天的「測試」，女方家可要求「退訂」；楊蘭被「下訂」的消息，很快傳到我這裡，我著急的打電話給楊建波，要他不要忘了對我的承諾。

楊建波很重視信諾，人在高雄工作，立即搭火車趕回家中，怒斥母親輕諾！

楊蘭的母親為此，只好將姓王送來的聘禮「退訂」，我趕緊向父親提出娶楊蘭為妻的要求。為了我的終身大事，父親同意大哥提出，我們四兄弟分家的要求，我賣了分到的一小塊地，做為娶某本，風光娶到楊蘭為妻。

娶到楊蘭為妻，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福氣。楊蘭有二個哥哥、一個弟弟、三個妹妹，家中兄弟姊妹七人，楊蘭是長女，母親向來不過問家內大小事，楊蘭很早就會持家，做事認真、做人認分，相當賢慧。

我與楊蘭結婚時，還在就讀開南學校，與我同期就讀開南的，有一群都是去日本當少年工回臺，我們日文說、寫流利，各科成績也相當優異，卻共同飽受國語（中文）科「讀無」的困擾，二十多人相約利用課餘，找一位外省籍的歐陽老師學中文。豈料，竟遭人密報我們是「匪諜」，那時候密報的人，是有檢舉獎金可以拿的，有一些人為了貪圖獎金，不顧人命關天、名節事大，任意「誣陷」、造成許多被濫抓、枉死！

自宅房內 莫名被逮

我與楊蘭結婚後，四兄弟於分家產時，三合院的大宅，如何分配？大哥做了四支籤放在大大的米桶內，大哥第一個抽，抽到「護龍」；老三（大弟）接著抽，抽到糞坑；么弟之後抽到豬舍；「正身」留給最後沒有抽的我，還附帶作田用的拖車一臺。以前的人，兄弟分產，抽籤分到「正身」也就是大廳的人，通常會被認為，是平日有燒好香。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，也是我與楊蘭結婚十一個月又三天。楊蘭剛生下長女、做完月子才滿月又三天，約莫在凌晨二、三點，天氣寒冷，自宅三合院的大門，傳來陣陣急促的敲門聲、直接踹門闖入一群人，逕自進入大哥住的「護龍」，用日語問：「你是簡士性嗎？」大哥名叫簡士清。簡士清與簡士性的日語

音同；大哥應聲答：「是！」核對身分之際，發現是弟弟士性，大哥帶著保密局的人，到我住的「正身」房間抓我。保密局的特務，用腳猛踹正熟睡的我，喝令我從床上起來，隨後被強行帶走。

妻子楊蘭見狀，趕緊拿起一件保暖厚衣，為我穿上，保密局的特務叮囑妻子給我帶一條輕便的棉被，我叫妻子給我一件雨衣，但保密局的人不給我穿上，把我帶出家門後，用雨衣將我的頭全部罩住，不讓我看到車行的路線，坐上車後車子一直在桃園街上繞來繞去，隨後又到另處去帶上一人，才把我們送到中路派出所、拿出一張紙，要我們在紙上「捺指印」以確認本人無誤。

被帶離派出所、車子又四處在街上一直繞，直到晚上八點多，把我們送到桃園火車站旁的一間煤炭工寮、關了一個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吃過早餐，再被送上一部中型的吉普車開往臺北；往臺北的路途中，我又被雨衣罩頭，車子開了一個小時，好像經過臺北大橋，到高砂鐵工廠（保密局北所）那一帶，被送進去後，令我們把衣服脫光光！我心裡暗想：我到底犯了什麼錯，這麼歹運的事竟發生在我身上？

求生的力量：高座三寶精神

一進去我就被刑求、用籐條大力鞭打手掌，打到手掌發麻、破皮流血，再用灌水要我「招出同夥」。我不知道我到底犯什麼罪，也不時聽到刑求的哀號聲音、淒厲的聲音！我不斷目睹裡面的恐怖情形，心裡整天都很驚惶！

灌水的刑求方式非常沒有人道，先把人五花大綁、綁在一長條的木椅上，把你的頭部垂在椅條的下方，將毛巾沾溼，搥住你的鼻子，再把你的嘴巴強行張開，然後用大壺大壺的水，從上方直接倒入水，不斷往肚裡灌進，讓您肚漲難受，痛苦不堪！有一天，我被帶去訊問，他們問我做了什麼？我說沒有啊！偵訊人員又再問：「你跟某某等人參加了某個組織？你怎麼會不知道？」偵訊人員提的那些組織，我聽都沒聽過，要我怎麼說？又那會知道什麼？事實上，我是真的也沒有參加所謂的組織，只是和同學一起上「國語」補習課，難道這樣就有罪？

由於我實在沒參加所謂的什麼組織，也沒有同夥，要我如何認罪、招出同夥？我不招供，就不時被刑求，被刑求的日子讓我生不如死，每天都想「求死」！心想，死了就不再受酷刑，快快得以解脫！一日，感慨自己既「求死不得」那就求生吧！於是在日本少年工那段日子，受到嚴格訓練所潛藏於心底深處，那道「高座魂、高座心、高座神」的「高座三寶」精神，

突然給了我無比的求生力量。

在保密局北所關了一年，我又被送去軍法處。軍法處就是現在的警政署對面，以前是日治時期的陸軍倉庫。裡面很大，一大棟的建築物裡面，中間有一個走廊，用大根的木頭、隔成一間一間的，但我不知有多少間。

每天不時聽到這個被「砰砰」、那個被「砰砰」，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，我在軍法處被關了一段時間，宣判後我被判刑十二年，說是要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。我不知道我是犯了什麼重罪，會被判這麼重，但這段期間，我隱約知道一起被抓的幾位同窗友人，已有多人受不住嚴刑而招供，被槍決。

衣袖暗藏紙條報平安

在等候送綠島的日子，我被送到新店一家由戲院改建的看守所⁽¹³⁾，待了一個多月，又被送到內湖國校⁽¹⁴⁾關押，再到新店安坑軍人監獄。不久，又從花蓮搭火車到臺東，再由臺東坐軍用船，送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五中隊。

被關長達十三年半的日子，最辛苦的是年輕又承受家計重擔的妻子楊蘭。楊蘭對我這個佻婿實在「疼惜到心裡」。楊蘭為了家計，接了好幾個工作，白天做家庭代工、晚上到紡織工廠做夜班、還要照顧稚女。

楊蘭擔心我那被刑求、遍體鱗傷的身體，不致嚴重敗壞，任何昂貴的食材、藥材都捨得花錢買，經常帶女兒來面會。楊蘭不畏桃園到臺北的路途遠，搭著轉了好幾趟的客運車，獨自或抱著稚女，帶著煮好的豬肝湯、或者昂貴的人蔘片，提著大包、小包，要給我補身體、顧身體。但是多年後，我才知道，楊蘭請人送給我的昂貴的食材、藥材，通常是被經手的人吃了或收走了。

我記得有一次楊蘭來軍法處面會，我偷偷把寫了「我不會被槍斃」的紙條，塞進給楊蘭拿回家清洗的衣服的衣袖縫內，聰明的楊蘭發現找出來，心中擔心會失去庇護的恐懼，暫放下來。

一九五一年年底，我被送到綠島新生訓導處第五中隊，和桃園的開南同學、也是一起去日本當少年工的陳顯宗⁽¹⁵⁾同隊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？我又被轉到第六中隊。

當時，綠島的政治犯一共被編為七個中隊，一個中隊有一百多人左右。四個中隊再併為一個大隊。隨著被送來的人數越來越多，中隊與大隊也不斷增編，每一個隊裡還設有隊長、分隊長、幹事等職務。我去日本當少年工前，本來想要做的是醫生，因為叔叔不給書讀而作罷。沒想到，第六中隊和我同隊、同組、同班的竟有六位醫生。

綠島當「赤腳仙」

隊內的蘇友鵬⁽¹⁶⁾是耳鼻喉科醫師、胡鑫麟⁽¹⁷⁾是臺大醫院的眼科主任、林恩魁⁽¹⁸⁾是外科醫生、臺南人的胡寶珍⁽¹⁹⁾是皮膚科醫生，還有婦科、小兒科…等，不同科的醫生，他們醫術水準高，白天大家討論醫學方面的問題，晚上睡在一起討論的仍然是醫學的知識。

新生訓導處設有醫務室，裡頭有軍方醫官，但綠島的居民，遇到發生危急的狀況，第一個想到是這些政治犯醫生。同隊的醫生們成立綠島醫療所，教我如何為人打針，我與他們朝夕相處，吸收到很多醫學的知識。

我因為曾被刑求，身體很差，飽受胃、腸的各種毛病困擾，他們教我如何自己打點滴，我學得很快，又會抓住打針的訣竅，知道如何在皮下、肌肉、血管人體的不同的部位，以不同方式，快又準的打針，因為針打的不痛又快，綠島的民眾生病來醫療所，常指定要「姓簡的」為他們打針。

我做不成醫生，沒想到在綠島卻做了「赤腳仙」。我身上長了良性瘤，是林恩魁外科醫生在綠島為我手術。綠島的醫藥很缺乏，很多日常用品都很克難，一些藥品、針筒都得請臺灣的家人寄來。我撿拾被丟棄的銅罐、放在酒精燈的火上，做為消毒針筒用。

因被刑求腸胃嚴重不好，初到綠島我只能吃「麵粉糊」（比稀飯還要稀），為了讓「麵粉糊」有味道、有營養，我拜託看管我們的幹事或管理員，將飯菜剩下的湯汁給我，我以湯汁為水煮麵粉糊，調理我的身體。

綠島的海邊有很多硓硓石，管理人員為了要「操」我們的體力，要我們這些政治犯，所有的人每天早上都要到海邊去挑硓硓石；但是管理員發現我的字寫的很工整，要我在隊部的辦公室寫公文。別人寫公文、如果字寫錯時，通常只塗改過來、再繼續寫。但我寫公文，就算已寫了千字，發現有錯字或寫錯，我總是耐心全部重寫，工工整整的字跡、內容通順，隊內的管理員認為「寫公文的事交給我、他們放心十足」，隊上並給我每月薪水卅元可領。

管理員吐露隱疾

在綠島的日子，我從不與人爭，但對人也不設防，無論是寫公文、當醫療所助理，都有很好的表現，如此一來卻招忌，被不明隊友檢舉，甚至關在「海邊碉堡」⁽²⁰⁾一個月。

「海邊碉堡」靠海，被關進去的人，每天的食物只有白飯和鹽、一大壺水、大小便通通在裡面，四周都是海浪拍打岩石的聲音，讓您無法成眠。我被關進去一個月出來，因為營養不良，



往燕子洞路上的碉堡，
是新生訓導處時期的
遺跡，曾有多位政治
犯口述提到被關在碉
堡。（曹欽榮 攝影）

兩支腳腫到沒辦法走。

在四面被海包圍的綠島關滿十二年，我又遭人密報被送到小琉球⁽²¹⁾感訓。我到小琉球沒多久，一位曾在綠島的劉管理員竟良心發現，偷偷告訴我，要我對人稍多防範，不要知道或想到什麼、就說什麼，落入別人的陷阱而不知！

這位劉姓管理員說，他在綠島當幹事時，就有注意到我，認為我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人。每隔六個月，他就主動呈報我表現良好的公文，請求上級早日釋放；但連續呈報二次都未獲准，這位劉管理員在第三次呈報時，親自去總隊部說明。有一天，劉管理員突然要人叫我到辦公室。我心想，這下子我恐將凶多吉少！因為，被管理員叫去辦公室報到，不是送到「海邊碉堡」關，就是送回臺北槍斃。我走到辦公室報到，害怕到雙腳不自主的在顫抖、渾身發抖，劉管理員見狀立即端出一杯茶，要我趕快喝下，抒緩緊張情緒…，並緩緩道出他的心內事。劉管理

員向我說：他個人有私事請教。因為該事已請教過醫官，但醫官用的方法，反而搞得他困擾更嚴重，如今已不知如何是好？而為何私下請教我，劉管理員表示，他在綠島時看到我整天看醫療方面的書，認為我一定有很豐富的醫學知識！

原來，這位年紀六十花甲之年的劉管理員，娶了一位年僅二十一歲的原住民姑娘。結婚第一年婚姻很圓滿、第二年房事漸出現狀況、第三年妻子就吵著要離婚！因為兩人育有一女，為了女兒，逼不得已，劉管理員去求助醫官，醫官為他打了荷爾蒙的針，剛開始有效，但一年後全然失效，對於自身這個難以向人啟齒的隱疾，相當苦惱！

天生感官造幸福

我了解這位管理員隱疾內情後表示，我曾在書上看過一篇故事，故事的內容說的方法，不知是否有效，因為自己沒用過，但我說給您做參考。我說那篇故事寫：英國有一位皇帝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從小就沒有睪丸，皇室對此祕密嚴禁外傳，並在皇子二十三歲時，為他娶貌美妻子，結果這對皇室夫妻，恩恩愛愛、活到八十多歲。至於，這對皇室夫妻兩人間恩愛生活，完全要感謝上帝的所造。

上帝造人給了我們一雙手、雙手有十指、臉上有張嘴、嘴上

有唇、內有舌，這些上帝所造「天生自然」的感官，讓這對英國皇室的夫妻，善用在房事的生活上、「互相滿足、爽爽快快」活到八十多歲。經我「點到為止」的「說故事」，劉指導員若有所悟的直點頭向我稱謝；一個多禮拜後，在一次千人訓練的活動中，看到遠遠走來的我時，竟以雙手向我敬禮「示謝」！

一個多月後，我的妻子帶著女兒來面會，妻女抱著我，哭得很傷心！劉管理員看到，把我叫到廁所後方，偷偷告訴我，他幫我呈報釋放我的公文已獲准，我很快就可回家，叫我趕快告訴妻女，要他們不要傷悲。我幫了劉指導員「找到幸福」，劉指導員也暗中幫我快快獲釋！

怨嘆會讀書卻沒路用

一九六三年，我從小琉球回來桃園，年已三十七歲。待在家裡調養身體一陣子後，經綠島的難友介紹，我到內壢區茄苳溪附近的一家飼料廠當警衛，對政治犯的我而言，能有工作做就很珍惜，做了兩個月，老闆看我可靠，主動調升我當倉管課長，不久，又因胃痛嚴重不適，只得辭職。

回家調養一陣子身體，我看報去臺北應徵一家藥廠的業務經理，任用時月薪四千元，當時的警察才月薪一千二，這樣的薪水算是高薪，做了一陣子又因身體不適辭職，只好回家種菜。

隔了一陣子又再去藥廠應徵，通知去面試那天，經理很滿意我對藥理的豐富知識，原打算要我隔天去上班，卻在看到我的身分證後，臉色一沈，改口要我回家等通知…。

因為「政治犯」紀錄敏感，我雖然有滿腹的才學，找工作卻連連不遂，幸好還有被抓去關前，父親分給我的一些薄產，只好回家從事田間勞務、種菜。拿鋤頭的粗活，對向來只會拿筆的我，簡直是苦不堪言，種菜種到哭、種到連家裡都沒得吃。我對家裡經濟幫不了忙，還得靠妻子到工廠上班、四處做家庭代工、幫人煮飯，甚至妻子大腹便便時，還跪著作田間事。眼看妻子的勞碌，讓我不時感到自己「沒路用」，長期內心壓抑，一次在附近的土地公廟，怨嘆自己命運坎坷，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！

由於種稻農地改為種菜，收成不佳，問題到底出在那裡？我百思不解，只好寫信求助當年的農復會，很快獲回覆說明。我根據說明所教，改良農地土壤漸漸看到效果，隔年種出來的芹菜，根莖大而長，菜葉鮮綠又嫩，送到賣菜販那裡，原以為會賣好價錢，竟被拒絕代賣，理由是：長了這麼大的芹菜，反而不好賣。因為大把芹菜通常都會被婦人誤以為：吃起來口感不好的老芹菜！

菜販拒絕代賣我種的大芹菜，只好自己拿到北縣鶯歌、市場附近的路邊去叫賣。一天，一位年輕的女子來買菜，從我的芹

菜簍、從上層翻到底層，又從底層攪到上層，我見狀雖未動怒，但仍不滿問她：「小姐，妳只是買一把芹菜，何必把我菜簍的菜，整個從上到下都到處翻攪！」

兩度被婦人甲意做厝婿

這女子說：「先生，我注意您很久了，我看你的個性很好，您應該不是一個作田人，怎麼會在市場附近的路邊賣菜？」我們進而相互交談，年輕婦人知道我對用藥有研究、有興趣，告訴我：她年輕喪夫，有家不算大的藥房，問我可否讓她（僱）請。吃、住在她家，每週在店裡幫忙五天半，只有假日才回家。

年輕婦人暗示我做她的「入門厝婿」，我回稱：要回家問妻子。妻子楊蘭知悉怒斥：「你坐政治牢十三年半，我獨撐家計吃苦，是情非得已，現在還要把自己厝婿和人共用，我無法接受。」

被年輕婦人「甲意」選做厝婿，並非第一次。我在小琉球被關期間，出去挑水，也被一位喪夫的年輕漁婦「看甲意」。漁婦打聽後、託人傳話給我，說她丈夫海上捕魚發生船難，命喪海域，留下十數艘漁船，現需一當家男人，問我有意願給她做厝？我向傳達的人回稱：我臺灣有妻小，過兩天，妻女就要來面會。

漁婦不死心，在我妻女來面會我時，偷偷來看，看到我們一

家人面會的情景，遂打消此念。

妻子楊蘭為我含辛茹苦，要不是有她，我豈能安然活到今天，如此情深義重，今世已無法回報，怎敢對外界女子有非分之想，影響我的家庭。妻子楊蘭個性堅強，我在綠島期間，有一次她從大船換乘小船來綠島，浪大，小船搖晃、楊蘭暈船，坐都無法坐穩，一個大浪打來、船身晃動非常，楊蘭險些落海，幸同船人及時拉住、保住性命。我出獄後回家種菜有八年，楊蘭為我再生育三女一子，我們共有四女一子，五個孩子，家中生計，靠的都是她。

用淚水和微笑面對命運

有一次，楊蘭花了很多時間，削了十四公斤多的菜心，要我載到市場賣，我騎著車，載菜心的竹簍掉在路上，竟然不知，到了市場才發現，回頭沿路找，連菜簍影子都不見，難過的回家，未見楊蘭任何責怪。

楊蘭的賢慧、勤快，鄰里皆知。有一年，隔壁傢俱行老闆妻子要生產，來和我商量，要請楊蘭到他的店幫家務一個月。楊蘭要料理傢俱行二十七位員工吃的飯菜，還要代養傢俱行的兩頭豬，也得兼顧自家家務，長年代人洗衣的工作也沒停，楊蘭透早做到透晚，料理傢俱行員工三餐，飯香菜美，受到員工稱

讚，代養的兩頭豬，長得肥健，大家都稱讚「我今世好福氣，有好妻楊蘭」。

楊蘭個性熱心、耿直，該給的從不欠！我坐牢到出獄，與親友需相挺的人情大小事，楊蘭從不疏失，顧好我的面子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出任桃園地區「海軍高座少年工協會」⁽²²⁾會長十年期間，會內經費拮据，每次例會或舉辦年度大會，楊蘭總是出錢出力、盡心盡力辦好聚會，要讓我有面子，也讓大家開心。

有一次的例會正好是農曆的補冬日，臺北高座少年工的會友臨時打了一通電話，提醒說：會長，今天補冬日。我轉知楊蘭，楊蘭二話不說，趕緊去買五、六隻土雞，請餐廳料理麻油雞，為七、八桌的會友「加菜補冬」。

楊蘭勤儉持家，我被關期間，夫家要盡的義務，都要她得「替代夫責」；但分家產時，竟以「妳丈夫被抓去關」為由，不給她有任何的權利。楊蘭不吵、不爭，認為自己有好手好腳，自己賺卡實在。楊蘭一生攏是為了我，以堅毅的愛，守護我、



簡士性認為今世最大福分，就是娶到楊蘭為妻。（簡士性 提供）

守護我們的家庭。我這一生雖經歷過日治、光復、戒嚴到解嚴的不同年代，幸有妻子一路緊緊相陪，與我用淚水和微笑，一次次、勇敢面對命運的安排與抉擇。